

新民晚报

今年4月9日,92岁高龄的著名华裔艺术家赵无极先生在瑞士与世长辞。

1986年底,我有机会赴法考察与创作。在巴黎工作的十七年中,数次遇见赵无极先生,他每次都面带笑容,平和而谦逊。一次我拜访他,给他看我在巴黎创作的一些作品,还带去一本上海人美出的个人画册。他细心地一页页翻阅,然后说:“这些肖像画得很好,法国人现在画不出来。”又指着我的新作《宇宙人生》系列讲:“这些画比人物更好,我很喜欢,你要坚持下去。”我再三请赵先生提意见,想得到些帮助,他抬起头笑着对我说:“画得再简单些,不要太复杂。”我想了想觉得很有道理,单纯就是美,赵无极先生的作品看上去东西很多,气势很大,但实际上结构还是简单的。最精练的语言是最美的,何况艺术!简约和单纯这个概念在我的心里生了根,深刻地影响了我的创作和生活习惯,实际上简单比复杂难,单纯就是美。

缅怀赵无极先生

方世聪



赵先生是江苏南通人,从少年时就燃起了探索西方艺术的激情。十四岁考入杭州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但不满学院式的传统教育方式,时有叛逆的举动,二十七岁便由上海乘船横渡大西洋,历时四十六天到达法国马赛港,再转辗北上到了巴黎,实现他探索西方现代艺术梦想。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巴黎正是现代艺术发展的鼎盛时期。当时正值二次大战之后,欧洲人十分厌恶战争和虚假的政治空气,艺术上欲求变革以营造新的世界。于是一批叛逆的青年在法国形成了一股抽象表现的作风,旗手是俄国人康定斯基。从上海迟来的赵无极带着东方人新鲜的血液加入了这支浩浩荡荡的抽象艺术大军中。

六年中他开了几次个展,卖出一些小画,但他并不满足于出售作品,而要彻底改变自己。后来在保尔·克利的影响下,经过潜心的探寻和实验,画面上传统的形体渐渐消失,呈现出简单的符号及元素:教堂、船只、伦敦桥变成了几何形体,色彩和氛围也显得朦胧,他的画逐渐被西方承认。1956年起,他的新作出现了甲骨文与东方的独特气息,一年后的作品更坚实地向东方的气韵和神秘主义迈进。六十年代是赵先生艺术的成熟期,作品以创作的年代命

名,按他的讲法,有了题目,就会限制作者甚至观众的想象空间。这段时间他开始更注意画家心灵与广袤宇宙的对话。西方评论家说他受明清范宽、巨源的影响,赵先生当时予以否定,但在若干年后的一次访谈中,他还是面带笑容地回答:“我的作品是受中国画很大的影响。”七八十年代迎来了他的巅峰期,作品气势磅礴,挥洒自如信手拈来,多有神来之笔,到了物我交融之境,此时三联画、四联画,三米、五米的巨作陆续诞生。九十年代也有不少杰作,如《向莫奈致敬》(1993年2月7日)等。有时赵先生也搞一些水墨抽象画,但大都在他身体疲惫或情绪不佳时所作。当他的第二位夫人故世时,便用水墨这种自由的形式宣泄他的悲伤和孤寂情绪,艺术是情感的产物,在赵无极先生的画中,历史地印证了这条艺术的真理。

在重读赵无极先生的艺术人生及回忆录后,我发现他有个“之”字形发展的轨迹,即反叛、吸纳和创造;亦即东方、西方、再东方。二十世纪中期美术史是一段非常有趣的历史,东方人向往西方,西方人关注东方,马蒂斯、高更和梵高等一批优秀的画家不断吸收东方的表现方法,作画时用散点透视、平涂、带有东方特有的线条和装饰性。克利姆特的画室中间贴着刘关张的年画,马蒂斯竟称自己是中国人!这股东方文化的旋风大大影响了赵无极先生,在巴黎研习多年的赵无极具备了西方传统的科学方法和理性精神,受到现代主义影响的他,内在的东方文化和禅意冥想又涌上心头,变成一个有西方创意思的现代艺术家,他十分自然地吧中国老祖宗的文化精粹和西方油画技法拿捏在一起。他的艺术回归是必然的,但如果赵无极先生不到巴黎去,他也不会有今天的成就。正如法国评论家皮埃·施耐德所说:“西方将他从东方解放,东方将他从西方拯救。”其实林风眠、朱德群、吴冠中和熊秉明等艺术家走的都是这条路,他们都是东西方文化结合的典范。

赵无极先生与世长辞了,但他留下的大量经典的抽象艺术作品,包括他的艺术思想和人生经历,都是华人乃至人类一笔巨大的财富。我们将永远缅怀这位世界优秀的华人艺术大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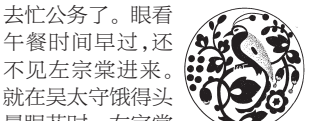
很多描述风景的文章和图画皆充满诱惑,待机缘俱足人到现场一看实景,不过尔尔,失望之余心生疑惑,缓慢的步伐是否来得太迟?无情的岁月果真具有摧折美丽的能力?

这回火车路过乡镇,轨道两旁的风景,仍然美得叫人手足无措。高山、田野、树林、湖海江河、飞鸟水鸭……迫不及待拿起相机,试图自镜头里捕捉窗外一格一格急速飞越的景物。

惊叹造物主给予的迷人风光,沉醉不愿折返都市时,发现列车的嘟嘟声响彻天际,毫不留情朝城市外围冲锋开去,城市边沿早已失守,市郊的农田迅速被吞噬,变得无足轻重的大自然景观迅速被破坏,绿地大片大片消失,树林大丛大丛后退,农村景物在彻底摧毁以后,发展商粗制滥造一堆平庸廉价的簇新雕塑,或建造一批批仿欧式的新古老城镇,同时制造出一群群品位被胡乱灌输而变得益发低俗的现代人。

秦翰才辑录《左宗棠逸事汇编》一书,记载晚清重臣左宗棠行事有时不按常理出牌,却常能收到歪打正着之功效。他出任陕甘督抚时,和一个任地方太守的吴姓门生就发生了这样的故事。

吴太守“夙精烹饪,沿途供帐,择食殊苛”。这一来可难为了一班“属吏”。这次,属吏们便向左宗棠告了吴太守的状。且说这天上午,吴太守前往拜谒左宗棠。话间,左宗棠对吴太守说,午餐我设宴招待你。吴太守喜不自禁,连忙谢过。少顷,左撤下吴,出去忙公务了。眼看午餐时间早过,还不见左宗棠进来。就在吴太守饿得头大晕眼花时,左宗棠回来了。饭菜端上来,只有杂粮米饭和几盆蔬菜。吴太守顾不得平时“择食殊苛”的讲究,抓起碗筷就狼吞虎咽起来,而且连汤三次饭菜。这时,却听得左宗棠一声召唤,一盆盆“佳肴珍馐”又纷纷端到吴太守面前。左热情地举筷邀吴继续吃。吴求饶道,吃饱了。见状,左宗棠放下筷子,认真道,饮食之道,本无须讲究精粗好坏,吃



饱即可。吴太守连连点头称是,从此一改“择食殊苛”的陋习。又如同治、光绪时期,有些太监会以当差清苦为由,向“凡外吏及监司大员等人都陛见者”索要“宫门费”,恰巧有一年左宗棠入都述职,也被这些太监会拦住敲诈。左大怒道:“吾尝出入百万军中,无人敢阻吾者,安识汝曹鼠辈!且吾廉俸所入,自贻尚虞不给,更何来余费给汝。今既阻吾入见,吾惟有仍返任所耳!”说完左宗棠即转身离去。这下可镇住了那几个太监会。他们知道左宗棠是慈禧倚重的封疆大吏,他这一去,真误了事,他们怎么担待得起!几个太监会连忙追上去告饶赔不是,反求左宗棠进宫。左宗棠见了慈禧,仍余怒未消,声言要内务府惩治那几个太监会。

其实看似左宗棠有时不按常理出牌行事,但他为官却信奉“心之所安”这一原则。他这句夫子自道,缘于救一个年方十六,名叫蕴珠的湖南湘潭少女。蕴珠姑娘父亲早

唐朝杜羔妻刘氏,善为诗,羔在京累试不举,有些灰心,收拾行李,准备回家。寄诗与之曰:“良人的有奇才,何事年年被放回?如今妾面羞君面,君若来时近夜来。”羔见诗,继续留京苦读,不久登第,妻又寄诗云:“长安此去无多地,郁郁葱葱佳气浮。良人得意正年少,今夜醉眠何处楼?”羔即返里,荣归故乡。

这个女人不简单,不仅能写诗,而且对丈夫的掌控能力很强,在关键时刻写出关键诗篇。丈夫失意时,稍带嘲讽,实则激励;丈夫得意时,加以提醒,免入歧路。杜羔累官至工部侍郎,刘氏应有一份功劳。

碰碰运气。那时军校放寒假,我赶到上海,在静安区的一家小旅馆里,陪着姐姐静静地等待入院治疗。当时,我穿了件军大衣,但姐姐说她只看到一个模糊的绿影子,我心里难过了。在医生的尽力治疗下,大姐终于保住了眼睛。有人建议,大姐现在的情况,还是不要去国外读书了,万一眼睛出了什么状况,没地方找人。但上海的医生宽慰我们说,外国有更先进的医疗人员和医疗设备,只要注意用眼卫生,平时小心一点,应该没什么大碍。20多天,我与妈妈和眼睛

旅途风景

(马来西亚) 朵拉

比时髦追新潮的店铺驱赶那些古建筑老行业,淳朴民风跟随旧日风情一并流失,以摩登为时兴不断创新求变的结果是极速成为热门景点的新区,却更快被弃之不顾,喜新厌旧这些年在中国尤其严重。

一再破坏有着时光记忆的建筑,不停摧毁让时间停止的景点,刷新再刷新,遗弃复遗弃,历史景观停留在文字档案的记录里,呈献出来的是一堆看似新潮却欠缺时光沉淀和生命累积的景物,轻浮升上来,典雅并非落下去,而是消失殆尽。火车继续前行,终于在宁谧的恬静中出现一排排昂扬挺直的绿树,流淌着夏季煦暖的大河,穿过无

言的青翠树林和河中不语的光滑石头,幽幽散发着梭罗在瓦尔登湖边那叫被生活劳役的人期望获得的安静和清凉。

旅途上逐渐消失的风景,也有它们自己的旅程,与人们生命中远逝的岁月相似的是一概无法重来。情绪低落时想到一切终究失去,真想半途落车,万事不顾在无名小镇暂居,让河水洗一洗被现实搅动得浮躁不堪的心,可是,早已应允的工作等待在前方,必需按照时间去完成。

师院演讲过后,提着行李时埋怨的麻烦和重量即成过去,取代旅途中的无助和孤寂,是回家的美好和温暖。这段在湍急拥挤的人流中,匆忙急促地找个位置给自己安身的旅程告一段落。所有的分离都毫不例外带来伤感,持续不断地遇到过多的大自然破坏,使得这一趟告别风景的哀伤,包括“下回再来,它还在吗?”

顿时作鸟兽散。蕴珠姑娘获救不久身体也得到康复。不日又找到了她喜欢的夫婿。左宗棠还为其夫婿介绍了一份不错的工作。蕴珠母女终于安居下来。事后她们几次到左宗棠行辕,要谢左公的大恩大德,都被左宗棠让部下挡在门外,并传话给这对母女,不必谢他,他这样做只是本着“吾行吾心之所安而已”。由此可见,服从自己内心的“心之所安”,亦即心安,可说是左宗棠的为官原则。他的有时不按常理出牌行事,应该也是出于这样的信奉。在左宗棠生活的时代,他为官能有这样的操守,堪称难能可贵。

心安

陆其国

逼婚之事,怒不可遏,当即下令:传汉阳令!后者赶到,左宗棠当即训斥道,光天化日之下,在你辖地发生这样的事,还不快去保护受害民女!汉阳令不敢怠慢,连忙赶往出事地。这时候蕴珠姑娘正以头撞墙作抗争……看到汉阳令,那些挟持她的人

五柳先生说: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经典古文辞藻华丽,意境深邃,高雅也。五四作家不以为然,语言艰涩,与现实相背,“雅俗共赏”已不能,便开启了白话文时代。“五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何况千年演变,看来还是“雅俗分赏”为妙。

《对楚王问》载:一个人在郢城唱《下里》《巴人》,围观的几千人都唱了起来,改唱《阳阿》《薤露》,几百人跟着唱,换了《阳春》《白雪》,只剩几十人唱了。“下里巴人”通俗之歌,“阳春白雪”高雅之乐,各有韵味,各有千秋。格调高了,会欣赏的人少了。欣赏主体会因学识和价值观的差距,选择也会不同。雅士们超脱世事而独自相处,世俗之人又怎能体会?

有人说《诗经》便是雅俗一炉的权威,有饮宴之歌,有抒情之章,又有土风之谣,确乎共赏。莫忘了,《诗经》又分为三部分,《雅》是乐官们谱写的,透着贵族气息;《风》是百姓平日所哼,保留了民歌的风貌。揭穿了障眼法,《诗经》也还是分赏吧。

雅是一种向往,而俗更接地气。雕塑在各国都有成就赫赫的宗师。糖画也登上了国际舞台。若不分雅俗,一味求全,如何打造出精品?雕塑随手几下,便可栩栩如生?手艺人细打慢磨,“形”难,“神”也难。雕塑讲究“慢”,在于工笔勾勒之功,糖画讲究“快”,大有水墨写意之风。万物自有特性,合适最佳,风格相互掺杂,会不伦不类。欣赏环境也会影响欣赏心态。试问,在殿堂之上,一颗拘谨的心,一种拘谨的氛围,您会乐意欣赏糖画?在嘈杂的街头巷尾,又有心情欣赏塑像吗?

雅俗分赏,满足了不同群体,不同环境的审美需求,不必用彼之标准强求此,也不必用此之标准强求彼。可喜的是,在这个原则下,每种艺术形式能得到更纯粹的发展。



水乡晨雾 (油画) 俞君焰

上海,对于我来说是一座亲切的梦想福地,它曾给我、我的亲朋好友以梦想成真的机会。虽然我所在的浙北小城就和上海毗邻交界,但我难得来到上海,只要一来到上海,我都会迈开双脚走向南京路、外滩和其他大街小巷。我幼年的时候,不幸患上了软骨病且带有双腿向外拐的罗盘腿,连走路都不会。爸爸妈妈没有对我失去信心,他们带着我来到上海医院看病,我在那里得到了及时的康复治疗。后来我长大了,妈妈对我说,给你看病的医生我们原先都不认识,但他们人很好,炖了骨头汤、鸡汤给你喝。时间过去40多年,我仍然记得这

件事。如果当时我没有获得及时的治疗,就不可能拥有健康的双腿,也不可能当兵,更不可能在军校毕业5公里长跑中拿到第二名。

每当我来到上海,我就想起治好我病的医生,也会想起我远在美国的大姐。她和我一样,在上海获得了重拾梦想的机会。

大姐在上世纪90年代初,出国留学前的一段时间,因为不小心在楼梯上摔了一跤,碰到了本已高度近视的眼睛,视网膜破裂,我们当地的医院说没办法了,建议家里人带她到上海

我和姐姐的福地

缪宇光

初愈的大姐,一起去了静安寺,并在寺里吃了素面,看着妈妈和姐姐幸福的模样,我暗暗地祈祷姐姐健康平安。

如今,姐姐已定居美国并在一家高科技公司健康地工作着,每次她从浦东机场回老家,都会一个劲儿地说:上海变化真大!话语中透露出无比亲切自豪。

上海,对于我和姐姐,还有许许多多的人来说,真是一个再生福地!不仅治好了我们的疾病,也给了我们翱翔世界的梦想和翅膀。

十日谈

梦想成真 每个人都有权利追求属于自己的梦。

